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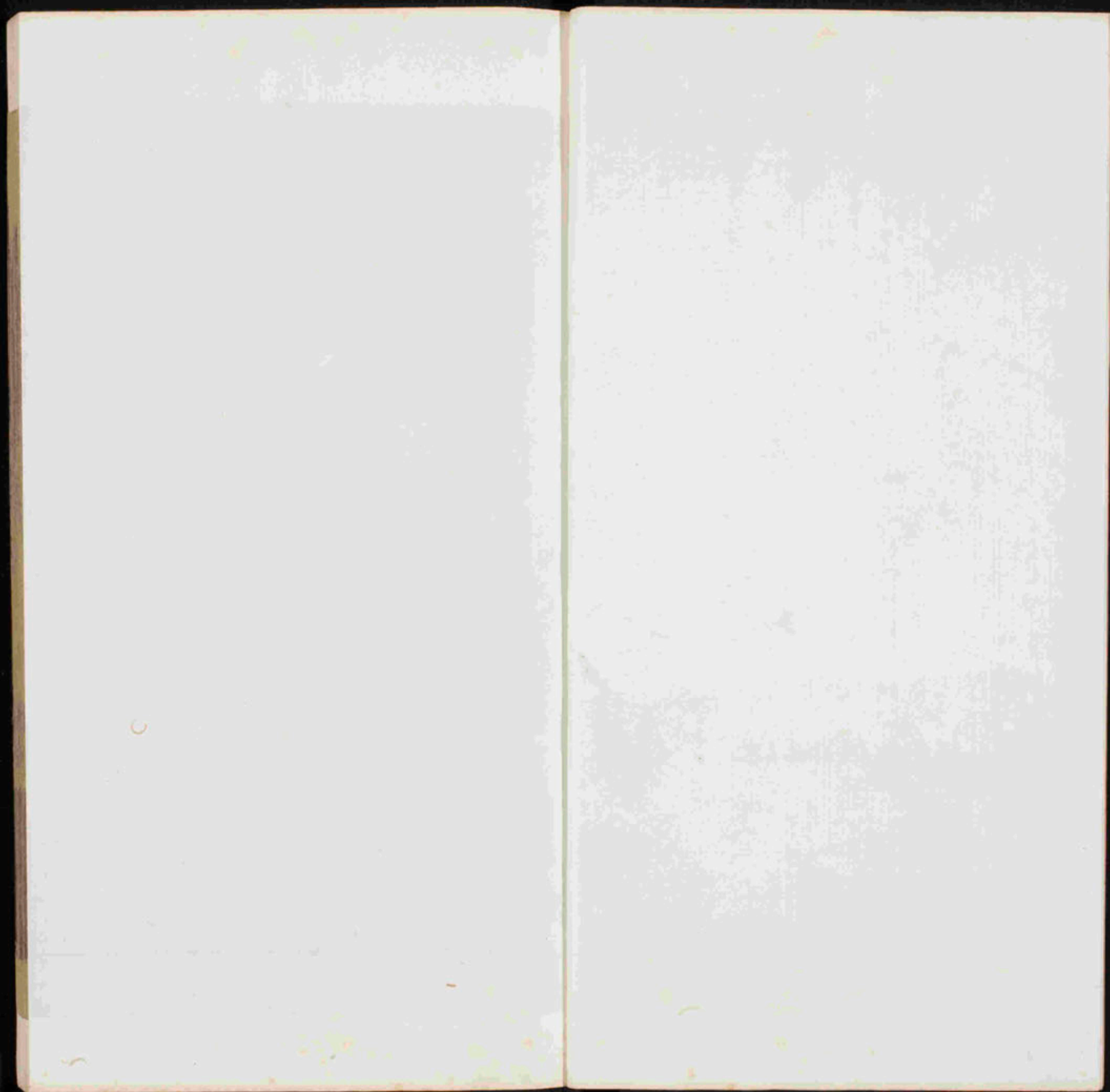


110X

578

8

2



冲虚至德真经卷第五

列子

張張處度注



張張處度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面世承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曰古

初有物乎

疑直混

夏革曰古無無物

今惡得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物由

古有後之人

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

矣設令後人謂今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

夏革曰物

亦無物則不可矣

之終始

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惡知其紀今之

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足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而然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

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循未歷

革曰不知



也非不知也。不湯固問革曰：無窮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  
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無  
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  
極。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  
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用  
也。齊中湯曰：汝奚以實之？韋曰：朕東行至營之營州東行  
至海。人民猶是也。如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  
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航竹北戶  
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東秦遠西郊。國南。磁此

况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故大小  
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  
也。含萬物也。故不窮。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  
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  
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  
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  
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  
包裹迭為因。邑能知其盈虛測其頤數者哉。朕亦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  
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  
則細子之所言蓋其聲聲其心皆所知及而不知所  
推者。不可識也。誠其可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  
極者。霄識也。誠其可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  
俗士也。至於遠人之心智之所帶玄悟智外之妙  
視聽之所聞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  
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窮盡於三寶五典歸  
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

爲一宅万物爲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  
列子闢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帶故無外之完唱  
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竟於伐之自釋束教者  
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執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尚  
異而徒爲夸大哉悲夫賄周既獲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  
識於世論吾子亦獨以向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軀屬殘也  
文媧神入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謂和陰陽使異度順序  
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鼈之足鼈巨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  
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其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  
顓頊爭爲帝顓頊黃帝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  
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今榮安郡之東  
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至聖謂極限有不可盡實名曰歸墟或作歸塘○八統九野之  
使無底亦無所闕莊子云尾閭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入統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  
史也世傳天河与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

方壺方一曰瀛洲五曰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  
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  
至望之如雲氣發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周

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  
爲鄰君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  
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

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焉  
兩山間用去十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  
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其遠矣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里長若若則之山猶浮於海上

於大壺之中常隨潮汐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壽

也之訖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夫羣聖之君乃命禺

禺字隈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留號曰玄冥子山

北海神也○大荒至曰北極使巨鼈列仙傳云巨鼈戴

之神名禺強靈龜為之使也使巨鼈蓬萊山而并滄海

之中玄中記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鼈戴迭為三

云即巨龜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

番音翻更人舉足不盈數絕主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合負而趣歸其國約其骨以數所據反焉以高下周圍

一鼈頭之所載而此六鼈龜海為一釣之所用龍伯之人

能并而負之又續其骨以少計此人之形當百餘万里

龍伯方之潛蛟蚺蚤虱耳則於且岱輿負嶠二山流於

大壺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選者巨億計帝憑音憑大

侵子林示減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矩至伏羲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至云東海之外大荒之

從崑崙以比九万里得龍伯之國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里得僬僥國惟音誰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二

也按括地志在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極有人名

曰諍山海至曰東海之外人長九尺見山海至詩含神

人既言其大耳荆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北極有此

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者以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貴及

者謂蟻蟻蚊蚋也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比之此子謂小飛蟲也

云窮有浪海十州記云水色謂浪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名爲鵬鵬魚也其廣數千

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鵬鳥也其翼若垂

天之雲其體繡焉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常見習

其所常聞雖語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亦正及

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

之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其惑者江浦之間生麀蟲

之言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

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雜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虎除俯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雜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虎除俯

俞古之聰師曠方夜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未聞

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

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類耳目以視聽者水能見至

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洞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

在禮同齋三月心死形發所謂心同死徐以神視神者

泉即女照而已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滿於神明之

不假於目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

檮山海經曰荆山多屬檮杌似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

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齊州珍之度淮而北而

化爲枳焉周禮曰橘度淮鸚鵡不踰濟貉音鶴也狐

汶武中則死矣水至曰濟水出王屋山爲音兌

汶河爲音澤文不濟也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



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文水皆大設也案史記文水居  
同武中及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文案山海至大江出汶  
山郭云東南通蜀郡東北通巴東江夏至黃陵入海  
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溢觴是也又  
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  
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  
水關不逾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獨厲皆渡斯源往還  
豈汎絡雙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風嶺也皆生長立  
陵旱地今江邊大云孤不覆江是地氣然也此事義雖  
明踰越太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  
何少識其巨細何少識其脩短何少識其同異哉萬形

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行王居二山當  
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  
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谷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  
而居懲山懲詩外傳云懲舌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

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雜猶其妻獻疑疑猶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南  
子作冠卓謂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且焉置  
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在陳留界遂率  
子孫荷反胡可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運於渤海  
之尾鄰入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窳初刃反韓  
男女七歲或跳音調躍也或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  
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  
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  
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  
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

孫子孫孫無窮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

智叟亡以應服其理而操蛇之神聞之海大荒至云山懼

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夫九層起於累土

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必則無微而不積

無大而不為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

盡二物如此則立壑消盈無所致疑告之於帝帝感其

誠感愚公之命夸娥氏夸娥氏傳記折未負

二山一晉音朔東一晉雍南自比異之南漢之陰無隴

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間歲暮而致數取美於當年者

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德代為曠息忘懷以造事無

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竟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妻之孤足以西夸父荒

際也日所入河欲得飲赴飲河漕河漕不足將走北飲

大澤未至道而死者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

張廣數千里山海至云夸父死大禹曰六合之間四

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變之以

太歲神靈所至其物其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使羣之道因万物之性任其所適夏革曰然

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不待殺戮而夫不待將

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

迎而壽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續續而

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非聖人之所通

也聖人不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

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持絕域之外者非用此濱北海

之比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

際畔之所齊子細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

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陾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

也重巖當國之中有山山各壺領狀若甌瓠甌甌

也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南

反郭榮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如車輪許大噴泉過蘭

椒味過醪禮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曰經營一

國亡亡音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喪人性婉而

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居

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謀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

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夫不病其民孳息也阜

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

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

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

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昌兩然自朱不進酒肉

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

其國裁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

之觀俎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廷忠良滿

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身疑視擒則諸侯從命視疑亦奚

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毫

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矣隱朋之言矣顧得往耳豈以

故止也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

身以辭峻龍之害髮而裸乎反謂不以衣九國之人

一本作被恐設髮而裸乎反謂不以衣九國之人

鞞鞞音末方言谷人帕頭是也帕頭燥頭也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士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

裘夏葛水州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然夫方士所資自

之州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

慎到曰治水者交防央塞雖在夷箱相似如一學之於

水不學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

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左傳云

人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冥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

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去本人之

國其親戚死殯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

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

則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

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百

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

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

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涼涼字林云及其日中如探

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

笑曰孰爲汝多知乎莊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

起予均天下之至理也均則理无不至也連於形物亦

然連也屬於器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若其均

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也均也其絕也也寧有

絕莫絕言不人以為不然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

有知此理為然者善何善鈞開於目以獨繭絲為綸芒

鐵音仁為鈎荆藤本作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家

曰鯉魚其於百認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

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善入射者弱弓纖繳音乘風振之連變

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分兩而

學釣五年始尽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无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鈎手无輕重物莫能乱魚見臣之鈎餌猶

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

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

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魯公危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

扁鵲史記曰扁鵲勃海郡人姓秦氏求治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危齊嬰曰汝囊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

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体偕長今為汝攻之何

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危曰汝志疆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齊嬰志

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若換汝之

心則均於善矣為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  
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憂之  
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憂之  
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  
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按証乃書記必有其規世罕他則易胃前洗  
五藏天下埋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斷故回  
論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鄭師文聞之  
師文亦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  
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師襄曰子可以歸矣 繼其師文  
會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夠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  
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声 貴以志為後能  
用也 內不得於心

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 心手器三者玄應不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

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

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及

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温風徐迴草木發

榮 得春氣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羽水音屬冬黃

雪交下川池暴沍 得冬氣故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

時可知且發井言將終命官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 至和之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大風

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惟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  
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古或  
也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者  
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亡亡音以加之彼將挾琴執  
管子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未窮  
青之技渠綺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  
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  
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置糧過  
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  
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  
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朴舞弗能自禁銷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

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

鐘子期曰善哉我我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

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

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鐘子期輒窮其趣

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

心也言心開合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鐘子期已得其

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奔音山之日八友還未及中國

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問

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問

曰若有何能假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別日謂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  
造能倡者倡也穆王驚視之趣音步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鎮強音反曲頤也又五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其目而招王之  
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  
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  
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始見王也王試

發其心則口不能言發其肝則目不能視發其腎則足

不能步生皆以幾變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

軍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變而生何者造化

依比言而生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乎造化以或

極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放每舉物夫班輸之

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

不集飛三日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性墨聞偃師之巧

以吉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

也戰國策云更禽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

虛發而鳥下也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





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

輿也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與之齊整在於而急

緩乎膏吻之和正度乎曾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

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

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

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為之然後輿輪之

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大行之所

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躄不開故也心

夷躄開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阻施

道不慮其亂故輪外不待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

謂然也魏黑卯以暱嫌殺立邴章暱嫌私恨立邴章之子來

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

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林羸也耻假力於人

誓手劔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

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鏃鏑上音芒下音芒摧岳而體

無痕倅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雜穀也穀音寇生而頂痛

來丹之友申他音施或音施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

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

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

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

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  
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  
爽之交曰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若有  
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  
而不見形言其其觸物也騞然而過聲又休壁反隨過  
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  
施於事不能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  
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  
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來

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

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

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虫而三

招一本本作估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

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益音益疾而

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

軀疾而支疆波其厭於染反我哉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錕鍔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

可切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其劍

長尺有咫音止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然疑乎虛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  
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  
火說布者明上之所載皆  
事實之言因此  
一物無虛妄者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沖虛至德真經卷六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  
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  
產係於智亦此  
感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是太伯之後賢  
而後封於延陵而讓位棄其室  
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  
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



反本或作踽字 林云疏行貌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

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

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

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

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

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

北宮子之窮非愚矣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性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

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

既歸衣其袒裼有狐貉之溫進其義殺殺音戎殺音殺爾雅云戎殺謂

之莊殺即胡豈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莢張布之天下鄭玄云那大豆也有稻梁之

味庶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輶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

之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揚朱篇音同不知羞辱之在彼也在我

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

久矣一言而能寤易但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

並類上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

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信公母弟夷仲生生公

孫無知信公愛之令禮校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糾萊公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既

而公孫無知襄公立無知使服遂殺之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首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

鉤小白既立桓公也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齊也謂得而甘心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

公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

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况反非夷吾其弗

可君必舍音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而位於高國

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疾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

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因時嘗與鮑叔賈音分財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

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

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死

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

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

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  
其為人素廉善士也清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以  
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善使之理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能納矣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勿已則隰朋

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然則  
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  
去來弗由我也皆天鄧析析音錫鄧析者書二篇鄭人  
並云子產殺鄧析鄧析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  
九年鄧析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  
七刀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  
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鄧析殺鄧析而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可以生  
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天福也



生耳自然秦耳未必由仁德与智力然交履信順之可  
行得勢一已之志然年而無憂震非天福如之何也  
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幾寒窮困故不類刑戮不類  
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死耳未必由凶虐与愚弱然  
得死者故亦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義之生  
死復是天罰也此二句上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  
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  
窈冥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自然之極自  
運宜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聖智不能于聖神雖  
役之哉逆時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自然者默之成之也默無  
平之寧之所施為將之迎之功無道喪揚朱之友曰季

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揚  
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揚朱  
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  
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与汝識死生  
也其子弗曉故謁三醫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  
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  
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  
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  
胎氣不足乳漣音用反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  
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

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洛短之期或定於無

感玄達者藥石其如汝何李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

而李梁之疾自廖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原

生亦非賤之所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

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

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

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

自死自厚自薄驚能語文王當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

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即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

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

利而慮害此方与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楊布湯未間

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而壽夫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

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將少平君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今昏昏昧昧紛紛若

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信命者亡音無壽夫有壽夫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則非理信

心者亡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

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奚為奚不為理苟無心則無所為也黃帝之書云至

人若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

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

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物不為

改其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生亦生物來亦

有墨屎音骨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無類廣雅云墨

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單戰至啞音戰至啞

其真性故也○屎勃夷反單戰音戰至啞

寬閉心腹貌啞許爰反慙慙音戰至啞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魚畧斫音酌辨所容止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虞術自以巧之微也

膠音交阿口家反阮孝緒云忍月情露無所寢音極音

字材云極吃也方言寢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凌音評音

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評責也字林四人相與

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

莫典音珍方言眠疑欺慢之語也誣止累諉如僞反

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發譎謂責其惡也自以行無

矣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謂自專謂自專擅不乘權謂

用權也隻立孤獨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

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

命所歸也危危危危反成者俏音肖成也初非成

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錢得錢失之故

迷生於俏感其以成敗而不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

然際猶會也言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

也見其卒也因謂外至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

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

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墜亦不墜仆也此謂用

自如也故曰死生自命也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

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怨天折者不知命

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當死不懼在窮

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

情得亦中或嗟中反非也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

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

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沒亡所不

量所知也則全而亡無音喪亦非知音智下全亦非知喪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齊景

公游於牛山臨今北海郡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

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音

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

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

食惡肉可得而食疏食菜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當作稜晏子春

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

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相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  
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  
將被<sup>當</sup>衣蓋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假  
<sup>同</sup>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  
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  
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  
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  
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  
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  
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  
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

然也自然冥  
運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冲虚至德真經卷之七

列子

張湛處度注

揚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是聚散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往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後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閑鍵用禮教為袪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極也

揚朱

或云字子

辨論其說在爰已不接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

及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

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

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故夫事為無已名奚

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堆其心夫名者因得以求真

行之有為而為之弊也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

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君也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欽收聚則已施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為實之迹因事而生致為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得百年者千無焉設

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寤音數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音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声色尔而美厚復不可常馱一本同作厭音同足声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尔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一本作耳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音何以異哉古異也大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之有以字誤然此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  
為名所勸善一本作觀○為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反為惡不名善先後年  
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  
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  
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  
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  
賤非所賤皆自然非然則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  
齊貴齊賤皆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  
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  
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此幾計後者之感也

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楊朱曰伯夷非亡音欲矜清之郵音以

放餓死

守餓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音以故寡宗少宗也清

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認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楊朱

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

原憲之窶殖生子

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

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足已之所資善逸

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資財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

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逸能使飽寒

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珠

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  
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



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勳因成謀在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此之國恐此皆富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聞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聞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聞顛顛與擅字同須延反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聞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聞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聞往凡此諸聞廢虐之主毀廢去廢虐之主熙熙情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也期促平且得盡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合戚戚然以至當生之樂也

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

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乎年授明非所貴也

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

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

亦可唯所遇焉妾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尊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

奢儉之異也身者唯取其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子產鄭大夫公孫

人進之矣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鄭大夫公孫

昭六年於鼎事在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

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

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

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  
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疎存亡  
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北密  
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媵音烏果切以盈之方其  
聃於色也聃音昇上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其反也  
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媿子之媵姣廣雅云者  
必賄而招之媒而逃善頌篇云挑謂招呼也說之弗獲  
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本作造鄧析而謀之曰  
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  
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突方以救子  
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

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  
言因間音開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  
者智慮智慮之所恃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  
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  
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意事行  
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  
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  
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  
遠性順物失常身之難樂懷長怨於二世雖支軀且存實鄰於死者為欲盡生之觀窮當  
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  
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一本作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  
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辨之猶夫善治外者物  
未必治而身交善善治內者物未必辭而性交逸以若  
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  
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  
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  
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  
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言欲去  
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  
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  
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

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  
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  
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  
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  
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土反一本作在庖厨之下不絕  
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  
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  
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  
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  
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  
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  
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

相與賦而截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第聞之

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端木叔達

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

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斲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

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非所願五

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骸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

今也寔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

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或好或惡

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邪則重未之物無

所復改若以為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

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踏鋒踐

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清將死則廢而任之究

其所之以放於盡無所顧慮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

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捨音

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骸偏枯古之人損一

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骸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楊子曰世固

非一毛之所濟其不達已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

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

子弗應禽子出語切

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音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音若一毛固一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於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聃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數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數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躰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皓上日告發下日誥而娶及受堯之禪

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鮑古本反禹父治水績用不就極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門不入身躰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違遷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繡之弗知雖

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美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  
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  
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  
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  
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  
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  
與株塊奚以異矣尺籍者之極恣無厭之性雖表以四  
海未始恆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揚朱見梁王言溢  
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揚朱見梁王言溢

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  
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  
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  
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牽一羊舜荷蕪而隨之則不能  
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技流鴻鵠高飛不集汚  
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  
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音若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  
又音茲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  
存或發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

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但遲速之聞耳以遲速而致感奔競矜一時之毀譽以

焦苦其神形要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

何生之樂哉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

同陰陽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瓜牙不足以供守

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

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

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

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

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

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

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矣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

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大

人如何既竟私之為兆又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

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二為名不敢恣三為位也意四

為貨專利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也達其自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不遂命何羨壽

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

順民也得其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故語有之曰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

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發救茹藿自以味之極

肌肉麤厚筋節澁急筋即急也感作雖上音推下區

位長發醜筋急貌曰曉音區位切

一朝歿以柔毛綿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一錯體煩內

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伴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橫

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羨謂

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房未反緇屨

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僅以凶及暨春東作自曝於

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隕空綿屨貉鵠顧謂其妻曰

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

之曰昔人有美戎菽其食余胡余也谷頌篇云與耳

思上芹萍爾雅云萍萍也子者對鄉豪

稱之鄉豪鄉豪取而嘗之於口慘於腹服厚

報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揚朱曰豐屋美服厚

味姣姣音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求於外者無厭之

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下身忠不足以安君

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商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

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

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

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

苦憂苦變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

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

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冲虚至德真卷第七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八

列子

張湛處度注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時伏相推言而驗之者謂乎變隨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先其身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

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

先物莫能于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條顯列

子也復答列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

應聲之影響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將有

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

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

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湯武愛天下故王

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道不行之理既明而後

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量也諸法士賢人

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

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子列子曰禁紂唯重

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幸哉余未汝語也久而無

義唯食而已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疆食靡角詩

勝者為制是禽獸也非以力求勝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

之尊已不可得尚豈欲人之尊已人不尊已則危辱及

之矣樂惟而不歌尊已之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

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可知也退而習之

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

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

之道則前期命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

矣無遺矣

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  
存之理故夫射者能中俱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  
中者異賢愚俱存而不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  
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曰語道  
失而况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改言道語之已晚故有奮  
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  
之必耳目自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  
塞誰其相之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  
為已知則物願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  
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宋人有為于偽  
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莖柯毫芒仁音  
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此人遂以巧食  
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  
足以瞻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  
陽者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為不好乎報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  
使者拜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二本  
或作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  
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  
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  
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

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  
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  
有富也有猶也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呈曰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  
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  
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  
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  
亡可待矣若全死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  
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門而讓施氏施氏  
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  
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是

失會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必用之此用與

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音乎智雖有

禮法之術而智不適用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使若博如孔丘

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術以其所以窮不以其博孟

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溫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

出會飲伐衛公子鉞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

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

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

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

感於彼此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

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  
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  
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賊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  
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  
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皆所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  
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  
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  
盜之所兆用先識以摘奸伏者衆孔子自衛及魯息駕乎  
惡之所疾智之為患出虛言哉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與圓流九十里魚鼈弗  
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也涉水孔子使人

並音浪涯音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  
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  
七故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  
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  
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  
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  
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黃帝篇  
此章而小不問所明亦無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  
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  
鄭勝怒曰鄭人在此難不遠矣故殺子西子期故問孔  
子孔子知不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  
應微言猶密謀也

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散言不可覺

不可隱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復為善味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

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

微者形之於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微隱爭魚

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應如此故至言去言明化

自至為無為物自從夫淺知智之所爭者未矣未本存

而後爭辯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便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音秋穆子襄子家臣勝之

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使遽人求渴之遽人求渴之襄子

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

水有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勇盛者今趙氏

德行无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一朝而兩城下亡

其及我哉不亡亡則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

所以為昌也戒之喜者所以為亡也後世勝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

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

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孔子之勁能拓本

古者懸門下從上約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闕而不肯以

力聞勁力也如峯也力能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

不有其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得為也宋人有好行仁  
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得為也宋人有好行仁  
義者三世不懈反古責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其牛  
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  
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迺後合其事未究  
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  
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  
故而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鋤骸而  
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  
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為蘭應劭曰蘭妾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枝妾遊以者也疑蘭與蘭也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獨  
其蹻音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

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  
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先

人枝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  
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秦

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張文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

骨相也以馬之良者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  
骨相也以馬之良者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故鬃鬣說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爾  
反言迅也一本作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作擔纏薪菜者

賤新菜蓋有九方臯此一本作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

賤役者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之非臣之下言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住

取之牡而謂九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

所使求馬者謂九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

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

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若臯之所觀夫

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辭得其精而忘其麤與

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見其所見所見者唯

不見其所不見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觀視者而遺

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馬至果天下之馬

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詹何對曰臣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

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

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

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五勞反楚曰人有三怨

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

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惡馬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



王亟紀力反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

無受利地楚城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

人鬼而越人機音機祥也又音歲可長有者唯此也孫

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

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

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

孫無令勢家所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

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齷然無憂

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

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

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無人聞之聚族

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

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加

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

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

五人焉牛其以無名招思然人假有借虞氏者梁之富

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也虞氏者梁之富

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博也如今

昭傳奔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傳經曰傳法二人相

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棋十一

之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鄭采以換為

亦名為齒二人互換采行其行到處即變四面為

其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善翻一名為

雙魚被家獲六善為大勝也明瓊張中反仲反兩槍反魚

而笑凡成爭能取中背曰射亦曰投裝駟曰報采獲魚也  
也翰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傳經作鱒此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  
鱒本云翰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鱒不用魚用魚不用鱒字  
明獲齒五白也射五雙字。明獲齒五白也射五飛鳶適雙音陸其腐鼠而  
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  
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无以  
立謹於天下勇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  
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  
家騎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室虞氏無心於陵東方有人  
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之盜曰  
立見而下壺餐音孫水以舖音甫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  
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之人立也爰旌目曰嘻音熙

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  
地而歐反之不出喀喀音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  
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  
失名實者也杜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  
夏日則食菱菱一本冬則食橡音象栗莒敖公有難杜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  
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杜厲叔曰不然自以為  
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  
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  
而行者也杜厲叔可謂音對以忘其身者也揚朱曰  
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獨發於此而應

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清所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者則

懶則揚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爰請揚子之豎追之

揚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

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

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戒子六然變容不言者移時

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奴又非夫子之

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揚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

孫陽出以告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

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李進仁義之道

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

名身軀髮膚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既仁有生

身以成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彼三術相

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

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

而弱死者幾音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

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

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

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

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

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揚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

去去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

揚布怒將扑之揚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者

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已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

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揚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揚朱曰行善不以

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

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求有

與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

者燕居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

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

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

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

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

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

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

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

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

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

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

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

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

預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

貴賤同生是類但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

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

蚋嗜好臘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

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眾

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後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

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

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耻辱也此章

者無復廉恥况自然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得人遺契

者棄遺契以求實者亦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

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鄰人父因請

以為薪疑之賤可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

教吾伐之也物所不疑之地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

有亡鈇者鈇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

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

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

朝而立倒杖策鋸一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上貫

頤鋸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

不忘哉意之所屬燭著反直累其行足躓音致株堵音

頭抵丁禮反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

以爲薪疑之賤可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

教吾伐之也物所不疑之地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

冠

並去聲

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

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

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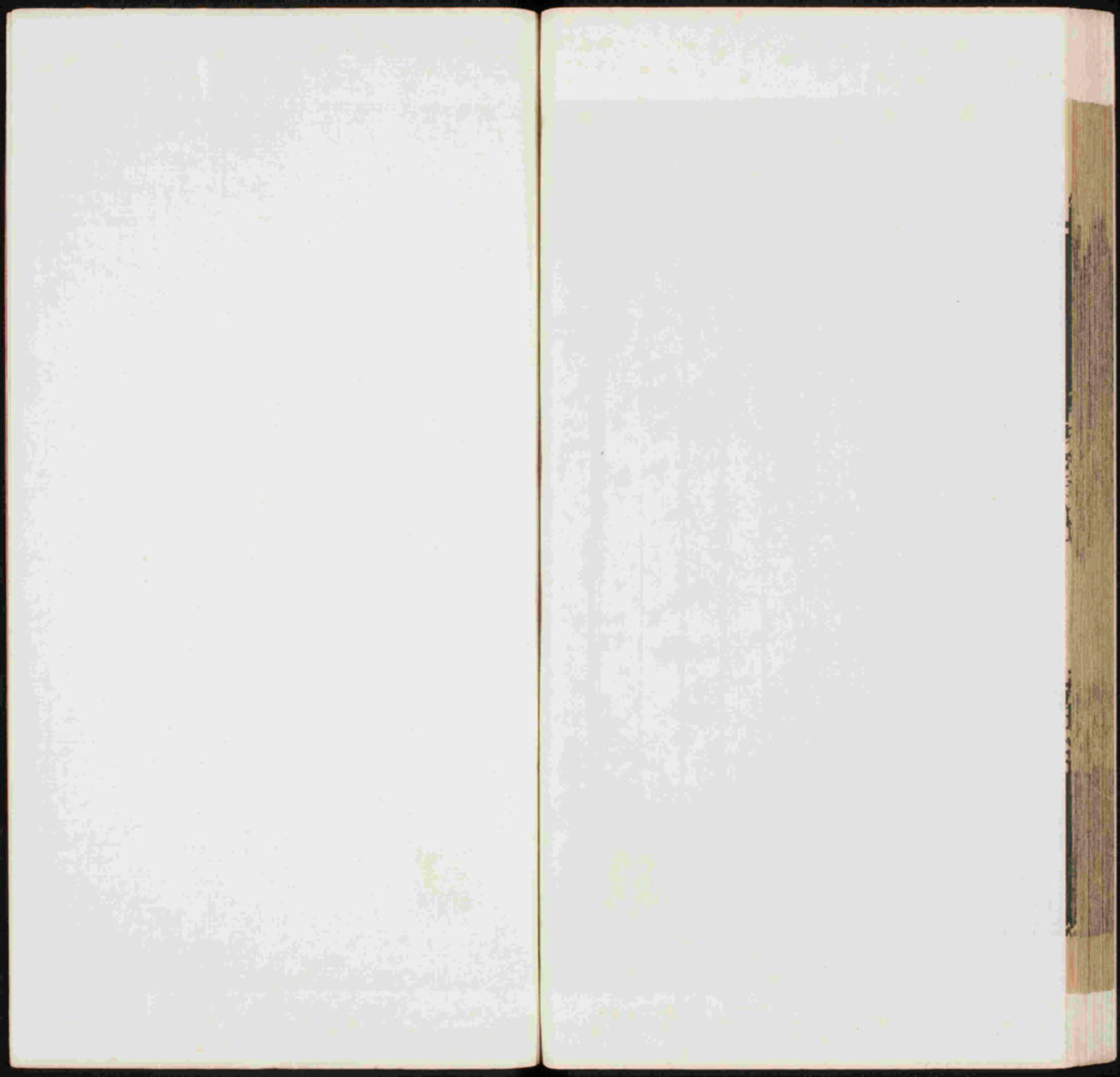
不聞雷霆之聲失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况心乘於理檢情攝於泊然凝定者豈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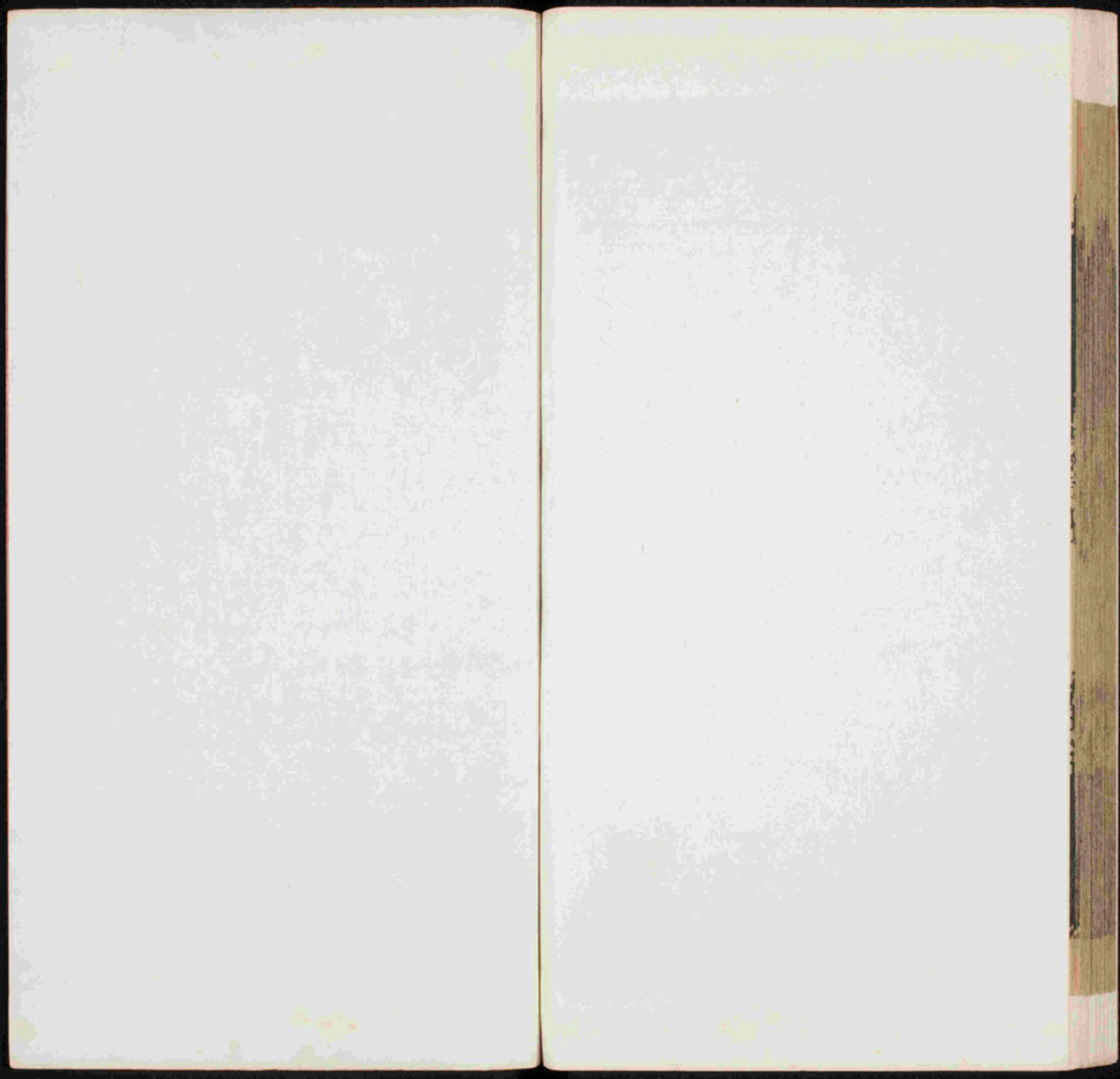
萬物動之所

能亂者乎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八









110X  
573  
8  
8